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咒棗記

第一回 總敘天地間人品 薩真人前身修緣

序 人心徑寸爾，念善則仙品，念不善則凡品。仙凡豈蹊徑哉？別在自撒藩籬而已。薩君，五代時人品，蜀西河編籍，昔仙矣。究其自瑣瑣一刀筆吏，既且易業軒岐，業猶未底三昧，更為法派者流，間關品味，非以時日計。顧志有所慕，利莫之疚；念有所專，欲莫之蕩；神有所獨注，險阻莫之沮，此其心純然。古澹然者，雖儒之仲尼，釋之牟尼，相伯仲也。是以功蓋六幕，澤流九地，出入幽顯，亭毒民物，天部乃陟之隸天樞。嗟！嗟！薩君何嘗咽月華、茹日精、咀沆瀣、烹黃煮白、洗髓伐毛為耶？是不過事心焉耳。吾故曰：仙凡非蹊徑，在自撒藩籬。藩籬撤，則克念聖；藩籬未撤，則罔念狂。仙之與凡，固人心管鑰之歟。餘暇日考《搜神》一集，慕薩君之油然仁風，摭其遺事，演以《咒棗記》。咒棗云者，舉法術一事該其餘也。是非徒為仙家闡玉笈，亦將為修心者尊神明矣。若以茲為不根論，簧鼓域中，佞甚也，則吾豈敢！則吾豈敢！

竹溪散人題，時萬曆癸卯季秋之吉

詩曰：

秋光去也又逢春，烏兔忙忙似轉輪。
始信功名為外物，看來富貴若浮雲。
逢樂地，莫傷神，人生容易發邊銀。
閒來試說當年事，且看仙家薩真人。

粵自渾沌初分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戴天履地有人。天、地、人，此名為三才。然夫人之生，林林總總。內中有王侯、公卿、大夫，且不要說他以外為土的也有，為商賈的也有，為行旅的也有，為醫的也有，為陰陽地理的也有，為相師的也有，為卜者的也有，為工人的也有，為漁樵耕牧的也有，為琴師畫師的也有。這些人品哪里數得他盡？但見一日之間萬死萬生，只是有一等戒行純潔，不曾濁浪愛河，不曾流漂欲海，修著心，養著性，完著精，固著神，得長生不老，此便叫做神仙。神仙住在何處？飛升之後盡在三十三天之上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一重天外一重天，重重天上有神仙。
神仙自是凡夫做，特恐凡夫心未堅。

此一部書，卻單單說神仙一事。當原先五代時，有一人姓薩名守堅，蜀西河人也，奏名真人，做了一個神仙，上帝敕令領了天樞之職，出入在通明殿中，玉皇駕下，與張天師、許真君等為了一個同僚，與三官四聖等為了一個班輩。普天之下哪一個不曉得這位仙人？然天上的神仙豈容易做得？蓋由他修緣三世才得到這樣地位。薩真人一世前身卻是怎的修緣？

當初，只是做一個屠宰，姓吳名成，年少之時力氣方剛。你看他殺著牛、宰著豬、副著羊，手段方便，就有如苞丁解牛的手段，又有如朱評漫屠龍的方法。一日或殺牛一頭二頭，或副羊三隻四隻，或宰豬五圈六圈。他就是閻王殿前一個速命的劊子，畜產類中一個催死的無常。年登三十，殺生害命也不知其數。一日，行至學館，只聞得書聲瑯瑯，念道：「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」喟然歎曰：「予此生誤矣。」遂改棄前非，再也不去殺牛，再也不去宰豬，再也不去副羊。每日清晨早起，只是燒一柱香，念幾聲佛，寫著幾句誓語雲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善惡不報，日子未到。」又云：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」至花甲將周，乃以疾終。壽終之日，無常們先押至東嶽府，見了天齊仁聖大帝。仁聖大帝以這個吳成前半世為屠宰，後半世念佛修行，不可令他經過地府，就寫上一道公文逕遞到冥府閻君處，道：「吳成三十年前屠宰殺戮眾生，三十年後念佛修行，改惡從善，還要過輪迴否？」閻君即道：此人已遷善改惡，即是好人。著令他不用到陰府來罷。」只命著二個引魂童子引在好地方處，富人家出世，使他一生衣食優游，三百莊田人百穀，清水魚池大廈屋。那引魂童子引著這個吳成卻投梁州地方姓陳的人家出世。此是薩真人第一世修緣的前身也。

卻說薩真人第二世的修緣前身，姓陸名右。上也無兄，下也無弟。單單的享祖父一分家財，盡好受用。田地雖不連阡陌，亦有數百畝。負郭的膏腴錢雖不至貫朽，亦稱得個腰纏十萬貫。繡屏前雖沒有十二金釵，亦有一妻並一妾。出入更僕，其食也不患乎無魚，其出也不患乎無車。夏則衣以細葛，冬則衣以輕裘。雖不是大富翁之輩，卻也盡做得個不求人之戶。他人到這樣地位，那一個不思量淫欲？或是偷韓壽之香，或是竊蕭郎之玉，或是跳張生之粉牆。惟有這個陸右老老實實。一日，在莊子上居住，有一女娘，年可十七八歲，只見：

翠眉分八字柳葉，朱唇綴一點櫻桃。嬌滴滴文君面，細微微小蠻腰。袖中伸玉筍那指頭兒纖纖嫩，裙底露金蓮那腳蹤兒步步嬌。真個是，賽過昭君馬上撥琵琶，秦女樓頭吹鳳簫。

這一位女娘歸寧母家，行至一所莊前，疾風暴雨頓作。那雲黑黑的似潑墨，那雨大大的似傾盆，那電轟天晝地就如那激薦福碑的雷，那風摧竹折木就如覆吳江舟的風。那女娘無奈只得投莊子上躲避一回。只說待雨過之後就行，豈知那個雨自午時落至黃昏方才止息，及女娘欲去則路上黑懂懂的，只得在陸右莊上住宿。陸右見這女子不曾吃飯，又叫莊人宰一隻雞，炊一碗飯，又煮些甚麼肴撰，這一位女娘口裡吃飯心裡思想，暗想道：「這一位君子恁般慇懃，今晚畢竟要尋思著我，我不若先把此意思對他。」言談之間，就與那陸右親親密密一般。至飯後，陸右道：「小娘子，這莊上只是一個莊人，莊人有個妻子又在娘家去了，不然，安頓你與他一間歇息。今日男女同居，卻有許多不方便處。」女娘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陸右道：「此處只有兩個正房，別處鋪蓋又不整齊，難教小娘子別寢。你只在我床上去睡。我又作區處。」那女娘見了這個陸右，人物也是後生，卻又俊俏，春心兒早已動了。只待他同寢，就思量握雨攜雲，做一個郵亭一夜之眠。豈知這個陸右是個志誠之輩，效著關雲長秉燭達旦的大節，剔起燈亮，吟有一首詩，雲：

禮法昭於日，綱常重似山。謹防男女欲，莫瀆聖賢閑。

卓氏雖雲美，相如未可言。人生須猛省，打破念頭關。

卻說那女子上了睡床，解卻香羅帶，脫下紅袖襖，睡在紅羅帳裡，不覺的花心動也。時二更時分，禁不住慾火，翻來覆去，說道：「君子，你同來這裡睡罷。」陸右道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尚且不可，豈可以同寢乎？」那女娘見這個君子只管在燈兒下坐著，似沒有惜花之心，乃復披衣而起，說道：「君子，妾今日此來，實非淫奔之女，卻是天賜良緣。留宿貴莊，一見君子溫潤如玉，妾實愛之。君子何不與妾身貼胸而睡，交股而寢，兩意和好，如魚遊春水之樂乎？」陸右道：「此事不可，小娘子是良家女流，自有丈夫。小生是故家兒子，自有妻室。小娘子要與小生們交好，怎忘得自己丈夫？小生要與小娘子交好，怎忘得自己妻室？此事決不可為。」女娘道：「妾今日來的不巧。與君子交好，人也是講的，不與君子交好，人也是講的，兀不是混離不分，鱧共鯉也？」陸右道：「真處還是真，假處還是假。獨不聞：『水清方見兩般魚』乎？」那女娘見這個陸右辭嚴義正，無如之奈，至天明辭去。此卻不在話下。誰知陸右這一點好心，土地之神就申聞上界天曹並下界地府去了。

此卻不打緊，又一日，陸右在後園之中，親自鋤地栽花。剛剛的掘著一窖金子，約有五百餘兩。陸右道：「吾家資已裕，何必更求羨餘。此全須濟人之貧乏者。」於是，把那窖金子掘將起來。次日，在十字街頭廣行表施。只見那些鰥寡孤獨的，紛紛而來，塞滿街市。陸右以其該舍一兩的舍一兩，該舍五錢的舍五錢，就把那五百兩的金子一霎時表得罄盡，豈知，又有些破子、又有些瞎子、又有些駝子，跛的腳兒不方便，瞎的眼兒不方便，駝的背兒不方便，一步作兩步而行，一里作兩里而行，剛剛的到著十字街

頭，金已表散盡矣。陸右卻著令家童們在自己家中取過五十兩金子來添表，方才周完溥遍。那些受惠之人，人多口多，哪一個不說聲「陸右官人好陰鷲」，哪一個不說「陸右官人好心腸」。豈知這眾人的聲氣，上達玄穹，下達幽冥。陰司又把一場善果也記上文簿去了。